

历代史论明史

函一
二册 函

歷代史論明全卷目錄

太祖起兵

平定東南

太祖平漢

太祖平吳

方國珍降

太祖平閩

平定兩廣

北伐中原

畧定秦晉

故元遺兵

太祖平夏

太祖平滇

胡藍之獄

開國規模

削奪諸藩

燕王起兵

建文遜國

壬午殉難

開設貴州

安南叛服

平山東盜

河漕轉運

治水江南

太子監國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燾

仁宣致治

王振用事

麓川之役

平浙閩盜

土木之變

景帝登極守禦

河決之患

南宮復辟

易儲

曹石之變

汪直用事

平鄖陽盜

平藤峽盜

興復哈密

平固原盜

弘治君臣

劉瑾用事

寘鐻之叛

平河北盜

平蜀盜

宸濠之叛

平南贛盜

江彬奸佞

錢寧增

大禮議

更定祀典

世宗從道教

誅岑猛

嚴嵩用事

沿海倭亂

大同叛卒

議復河套

庚戌之變

江陵柄政

長朝野

李時拜

平楊應龍

礦稅之弊

爭國本

三案

平奢安

平徐鴻儒

附王好賢
子弘志

魏忠賢亂政

崇禎治亂

修明歷法

宦侍誤國

中原羣盜

鄭芝龍受撫

張獻忠之亂

李自成之亂

甲申之變

甲申殉難

明史論全卷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論正

太祖起兵

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銳氣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下天物克其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瑩紫衣侍疾以至伽藍立塊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天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羣雄草竊所能開奸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斬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難縱瑩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海牙於黃壑塵遇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爲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文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幕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挾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平定東南

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取功者多於西北然秦威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名爲三吳於越勢同叢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略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葦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若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寧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伯顏不華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檣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發括之間反者再起蓋劫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奉別惑諸將之議正林白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益子聖公必矚大業時無首田沮散厥謀即江左非吾有也若天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機戰復古規取襄漢郡諸而上游建瓶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盡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既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終末乎

太祖平漢

慨自元人失馭羣雄並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贛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鷲之姿奄有

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僞漢後取僞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具龍江拔柵大奪戰阿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謀韓成赴江脣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十城仗昔勝而旋即殺之北面專壽輝而旋即斃之名嘗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電聲紫色聖王之驅除日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錢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呈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黷闔之風歸命少蠶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之亡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鄴荆陽混二便當分下中原旋此權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一隨何絕使僕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太祖平吳

張士誠本泰州鹽僮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死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右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壤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卽未能藉其官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貧矣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倣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

雖可得小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宮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二參軍輩又迂闊昧大計以故謀主被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敝三十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澤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略定金陵爲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羸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僞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爲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教東吳而肥瘠滅秦不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鞏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眾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鑪必無幸矣爲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於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六城保於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楳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旌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驕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子桑榆不收噓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於氣驕自守之私蔽於志滿急攻晉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孺屈然魄囂志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強何足數哉

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也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兵屢討卒不能平以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蕪黃莫不南面稱雄坐鎮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畧過人復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汗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本心懷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於元以壯其威聲嚮元之窮迫則納款於明以資其外衛其效忠於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涼之張兵而待子於田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狃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蓋鬼域就令元兵晚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衝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恃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靈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兇強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非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濠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若吳漢者門庭之寇赴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於目中豈真兵白頭鬚置隴畝於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蕪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爲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竊據非分適足爲新主資矣

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人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爲死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定從攻延邵諸山賊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爲人勇沈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嬰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舶之利乘間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專制一方則無譖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暉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孳土地以歸宋列爵王侯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爲元延平垂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間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蹙蓋若田橫旣死義士悉從李帝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於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予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則判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三行而閩人獨爲拒守京畿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晋家解紐張駮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平定兩廣

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瑄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討期同竣趨之如猛獸驚鳥迫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夷者其時惟山東會無經

略秦晉關陝尙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身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強又不止於化之夷風番禺之敵俗也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檄不急爭輿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遣王時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沿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者瑕於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批吭鳩虛雖淮陰之思力出奇岳候之神算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瑄戰功止全永三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塞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接降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聞之孔明伐魏先定南荊秦國自強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況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坐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蕩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爲犄角克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更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眞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寶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北伐中原

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荆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

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搗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
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樞然後彈丸孤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
宛雒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
雲氣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飛
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夷者其時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各郡于
扶携兗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在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嚴邑也而亦降馬德陳手漢人也而遁忽
林脫自元種也而亦遁蓋以其時乾綱廢弛羣情竄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東宮腦滿擅討儉邪以至
開河起大業之愁鼓楫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愴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
之所啟乎況乎鴻牙批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
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
明棄同甌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明室破元
嬪嬙不御忠厚淵基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

略定秦晉

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
孤軍縱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蹙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爲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爲李

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不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一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駕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留守如益德之保二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安懼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人晉自晉遲秦擴廓不戰於北平而戰於晉陽思齊不戰於河津而戰於崞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岷強擴廓以私釁稱兵大敵當前而兩虎自鬪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憂卡莊之刺講廉萌之歡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翼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於公戰正所謂偃強秦莽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豈真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概哉至於韓札兒之河湟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反判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隩區陸海安得不爲新主資也

故元遺兵

塞下之險東起開鐵比歷喜峯西亘偏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寶錄攸歸餘亂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

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與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賈未嘗亡耳。於是忽各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衆也。歸師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尙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尙全而有也。假令蹕林祭盡，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亡情歸之氣，恐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搗定西，一出居庸以搗沙漠，則雲中雁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興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瑄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絕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兩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二師之入宛城，張鷟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買的就俘武平之戰，真儲帥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楊水疏勒，則柔哥兒之跪地，橐駝塞之冰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晉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隍，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續王者無外耶。

太祖平夏

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纛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關，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俘繫入臣，罕有全者。

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英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爲行壽州之外臣
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於友諒而遂奄有二二盜竊 比之劉宗下輩而自王公孫權而稱
帝功 易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趨于午月叩 陛下先寬濶汚而但固守荊門改元稱制偏
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也 荆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
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荅曹操以侍隗 厚禮卑辭以驕宇密而使者乃以張裔之口舌誇蠶叢之
形勝井蛙坐笑斯爲過矣王於 江都 已沒余晉十蜀山一隅勢無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壘塘阻
水鉞頤傾關九泥垂守不己晚乎若天太祖之伐 蜀也 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傳
友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鄒艾繼入陰平則藤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
 成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衣詣軍門明昇而縛銜璧而彭 以爲縱走成都不過延命且
夕也乃知但温既入李勢告亡全斌濟師孟昶不祀此 載勤銘於劍閣 思致誠於蜀郡玉壘銅梁
 誠無足據矣從此冉驩效順 笮景從蜀醬出於番禺竹杖來於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 是功紀
傳廖文皆御製 環以無續而不敘小校以非義而輟賞勳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
 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與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
 百號吁其爲寄生久矣

太祖平滇

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偷視蠻陲此其勢非兩天水之坐失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謙猶能殉漢烏孫公主義不忘隋瘞王禕於北寺斬吳錫於沙塘死從柔關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於敵屢孤臣天未雖填滄海以凡沔則子嬰軼道詎足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思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頡利奚留濟上笑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艫敵江西上乃始兩圖平章歛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搗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陞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卒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於寶殿圍門驅死滇池鼠輩乃爾何用偏強如是耶或亦魯和帝所蹈東海田橫入朝道刻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以躬行進退指推不爽尺寸與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壯雄兒嗚呼後矣若夫曲靖之勝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盜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死也張禪展其潘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亦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身之山熊飲是明之水此躡萬里時繞百日耿穿功震聖廟李璠風行突三穎川點寧何多讓焉雖其後竊發時聞不煩左顧而單若驚駭彼同敗葉遜傳仁貴時舌稱神爭議令公望肆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厥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夷夜郎身筆遂戒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割於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歸寧承真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鷄入參待

從豆升春風所及
胡蓋之賦
水之林
音速化
椅與盛哉

胡蓋之賦

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瓊崖
爲燕會封奄有江漢
以及土田丰瓊勒之景
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
甲以
分王功以永保
世世益典也
乃高帝刑馬縮豨伏鑽闔閭
書國伍皆屬鏤遣介淮於
神上試文種於
地下弓
盡良足悲矣
乃太祖乃戰中原躬擐甲
冒櫛風沐雨賴予臣之爪
虎弋以鼓
冰之
覘虎洪
年大告武城
勳力行賞公時者十八
侯爵者二十八人
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
及苗裔
勞賜以亦非無功之奉也
獨奈何惟庸有壁
兵監玉家奴衷甲
敢不軌
區
於柏人宣武
兵追黃鬚於
店孰遂乃壽除五等禍及二宗
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
耳藍以寵
居居功不學無術器
任重宜其及也
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
所封不遺大縣
四所加不過
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
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
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
四千石魏國食祿五千石
未嘗裂土自王也
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廟算
還軍則歸之禁旅
亦未嘗得
專征伐也
凡此內安外攘
勢若犬才強
翰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跋扈
遂疑尾大之圖
倉卒啟機
傳會難明之事
珠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
夫淮陰陽夏就令關通彭越
樂布罪無
相及而况皂隸之後
漸乃式微
耐金之舉以次削除
寧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
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
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亡
肅何二木而就微望之仰藥而自殺
豈尙功之典不設於齊侯而議功之條不